

《一笔一划》系列二

今 日 叶 许 丝

王家华 著

杂文集



地质出版社

JIN RI YE SHI SI
王家华著

今日吐語絲

王家華 著

地質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吐语丝 / 王家华著.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2008.9

(一笔一划)

ISBN 978-7-116-05847-7

I . 今 … II . 王 … III . 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193 号

责任编辑: 郁秀荣

责任校对: 田建茹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咨询电话: (010)82324519(办公室); 82324538(总编室)

网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真: (010)82324587

印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23千字

印数: 1—3500 册

版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共 5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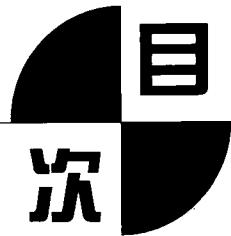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116-05847-7

(如对本文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今日吐语丝”，吐的真是
“丝”吗？“纤维”亮泽吗？惶惶。

然，“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
动”乃记者本性也，当其真言、敢
言。倘若吐的不是“丝”，自然不为
“蚕”，心盛而气短，自惭。

今日吐语丝 (杂文集)



新 话	1	×氏指标	33
掰开揉碎	3	贞观之治	35
跛足矿业	5	“两会”大戏	37
一步之遥	7	多元声音	39
想明白了	9	世事难料	41
童真无忌	11	“平等”终来	43
奢谈“接轨”	13	人微言重	45
北风徘徊	15	春天故事	47
潮起潮落	17	智慧民间	49
少见多怪	19	预警信号	51
难得糊涂	21	资本力量	53
怀旧之说	23	充满忧患	55
素面朝天	25	“气”冲霄汉	57
举一反三	27	三思而行	59
异曲同工	29	“一律”之疑	61
新年大礼	31	销售美丽	63

“晒”之流行	65	思为则为	104
福兮祸伏	67	百密一疏	105
自毁长城	69	洪洞之痛	107
盛世危言	71	大雪无痕	109
山雨欲来	73	读懂矿业	111
有知无畏	75	新年守望	113
一颗甜枣	77	祈求上苍	115
锦囊妙计	79	集结号响	117
进京赶考	81	大局在心	119
春夜细雨	83	钢铁哲学	121
谁惹的祸	85	并非乱象	123
多元思考	87	为什么呢	125
奇耻大辱	89	资本活剧	127
蔽于一曲	91	百元油价	129
利有所在	93	感悟“两会”	131
相信“感觉”	95	历史定格	134
博弈谁胜	97	谁主沉浮	136
疑窦顿生	99	孰轻孰重	138
士别三日	101	诡吊之态	140
混乱逻辑	102	大国心态	142

新 话

新年，喜庆；而尔，新年说起“新话”。

老话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些话说了几百、上千年，完全成经典。

当今，“新话”连篇。什么“PK”（意为竞争淘汰），什么“爆料”（意为抖出出人意外的新闻），时代造就语言，语言梳妆时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又好又快”，把原来“又快又好”的说法颠了个，细察起来，是强调了“好”的基础上的“快”。不然咱已形成炼钢能力 4.7 亿吨，在建的有 0.7 亿吨，拟建的有 0.8 亿吨，加起来总量达 6 亿多吨！而全国每年的消费量则不到 4 亿吨。这么看，炼钢能力增长过快了，“过快”就不好，古人说，“败于过及”。

关于土地问题也有“新话”，叫做“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般情况下什么错误都可改，但在乱占耕地上犯历史性错误“不可改正”，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犯了这种错误是“超代价”的，“往者不可复兮”！

“发展低碳型经济”也是新年“新话”。说这话的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先生。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危及的不是一国、一家，而是地球村的全体人类。要提高能效，推行“除碳”技术，减少碳的排放量，发展风能、潮汐能、太阳能、核能等，走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对发展中的中国更具挑战。

“新话”是为时代的发展而服务。“新话”说多了就成了“老话”。“老话”有中听的、不中听的，像“有水快流”之类，现在就不中听了；

今日吐语丝

“新话”也有不中听的，但是如果经过时间的考验，有些不中听的“新话”就会成为充满哲理的、流传百世的经典“老话”。

(原载于 2007 年 1 月 2 日《中国矿业报》)



掰开揉碎

铁矿石价格又涨 9.5%。临近新年，传出的这一消息是喜，还是忧？

手攥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内不足的原材料应该是好事，不过跨国铁矿石大鳄瞄准咱短缺，连年用涨价戳你软肋，也实在让国人憋气。

国际垄断资本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给我们提了醒：“自由贸易”实际并不“自由”。它连续 3 年、上涨幅度从 71.5% 到 19%、再到 9.5% 的提价，还讨了巧：“是中国的大量需求推动了价格的上涨”。铁矿石是如此，石油也是如此。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还抡起了棍：“瞧吧，这就是‘中国威胁’！”

不知我们国内的某些“专家”是失明还是脑子进了水，还拼命地为洋人说话：“这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涨价是必然。”还有人竟秉承“精神胜利法”，说这次谈判争取到了“首发定价权”，“是中国争取主导权的体现。”

呜呼！挨了斩还说自己挨斩的姿势好，真是悲哀。业内早有人称，外矿质量好，千里万里运到中国，和国矿价格大致平衡，此等买卖为何不做？

说这样话的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国矿生产有税收，有就业，你算了吗？

问题还有另一面：去年国矿产量比前年增加 30%，今年还将继续摸高。而国家发改委已把钢铁列为产能过剩行业，属宏观调控对象。如果此长彼消，铁矿石的行情还不知怎样呢！所以有分析师说，

预计今年铁矿石形势会比去年宽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谈得好，价格完全可以不涨。

但矢已发，不可逆转。我们大可不必诅咒国际垄断矿石供应商的狡黠，人家就瞅准你的“底气不足”。有啥法，认了呗！

所以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高屋建瓴——矿产资源还是应“立足于国内”，这叫“手中有矿，心中不慌”。

当然也不应排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该进的矿产品还得进。只是当国内有地质条件的矿产地多找了些，我们也就有了真正的主导权，就能制约别人乱涨价。

掰开揉碎了就是这么回事。世上谁都不傻，不是么？

(原载于 2007 年 1 月 4 日《中国矿业报》)



跛足矿业

打一个形象比喻，眼下的中国矿业还是个“跛足者”。

近两年矿业的表现让许多国人有点眩晕了，不仅充满着快感，而且有点飘飘然。

投资是活跃的：去年煤炭开采以及洗选业投资增长近30%；有色金属采选冶及加工投资增长超过35%。

增长是惊人的：煤炭总产量约达到23亿多吨，又比前年增长1亿多吨；10种主要有色金属总产量约达1800万多吨，创历史新高纪录。

比起上世纪90年代末，矿业昏恹恹的“菜色脸”，现在那是容光焕发多了。很多房地产老板曾经说过，“做过房地产再也不想做其他产业”，而如今拼着命要挤上矿业这辆“特快列车”。

有一老板托门子搞到一个探矿权，请地质队补做了些地质工作，一转手，嘿，挣了几千万！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东方时空”。

于是有的“专家”叫喊矿业是“超暴利”行业。是不是这样？要依笔者看，那是连矿业ABC都不明白的人说的话。

严格地说，矿产品是经济附加值较低的商品，怎么会有暴利，甚至“超暴利”？在某种矿产品奇缺、求者若鹜的情况下，可能价格与成本不成比例；但矿产品是个大宗产品，你没有他有，甲国没有乙国有，如果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着供求的大致平衡，矿产品不可能是“天价”，矿业也就不可能是“暴利”行业。

那么，怎么解释某些矿老板的一夜暴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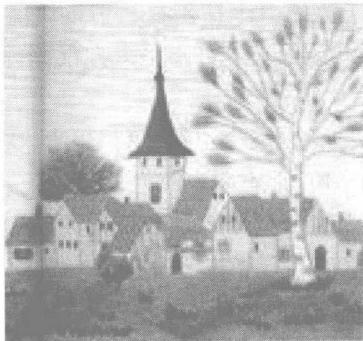
中国矿业还是个“跛足矿业”。它的“跛足”表现在它的成本是不完善的，某些矿老板搞到的探矿权，实际是建国 50 多年来国家花费巨额投资已经找到的矿产地，他吃了国有资产的“老本”，几乎空手拣了个金娃娃。

要按国际惯例，找矿的钱得由业主自己筹划。数理统计又证明，找矿的成功率一般在 3% 左右（今后会更低，因为地表矿已找得差不多了），要这么一算，矿业还是“暴利”行业吗？

还有，过去中国矿业的“环境成本”、“安全成本”都忽略不计，由政府买的单，要把这些算进去，保不准很多矿山企业账本还是赤字呢！

由此可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建立矿业的全成本理念是中国矿业的必须，否则就会一叶障目，在“跛足的矿业”面前形成“跛足的评估”。“专家”们，你们说对不？

（原载于 2007 年 1 月 6 日《中国矿业报》）



一步之遥

真理和谬误有时只是一步之遥。

这话先哲早就说过。不过,一些“现代人”不信那个邪,经常在“真理”和“谬误”之间徘徊,或者,干脆似真似谬,非真非谬,玩起“模糊数学”。目的呢,只有一个:利益。

要发展新型替代能源,这一方针并不错,但全国各地酝酿的生物燃料乙醇产能已经超过千万吨,而国家“十一五”计划只有500万吨,超常规的发展必然将过度消耗玉米、小麦等粮食,以至于发改委不得不踩了“急刹车”——各地暂停核准项目,对在建拟建项目全面清理。

这类事件决非个别。国务院发文要加强地质工作,说“加强”嘛,各地纷纷行动。但对公益性地质工作不少地方政府都不感兴趣,坦言“花着本届政府的钱‘栽树’,为后届政府谋益‘乘凉’,哪有此等好事?”而对主要由企业承担的商业性地质工作却情有独钟,不惜采取垄断成矿条件好的矿产地等手段,颇有兴致地充当市场主体,甚至还发出唬人的语言:“这是宏观调控的需要!”

于是,这样的“加强”就“加强”了“投资型政府”的骨架和内腑;这样的“加强”就“加强”了政企不分的功利;这样的“加强”就“加强”了“裁判员兼运动员”的历史错位。

自然,这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没有了。从微观“加强”到宏观“丧失”,这不是真理走向谬误吗?

有人问,这“一步之遥”是如何迈出的?这似乎不是问题——有的人自觉,有的人不自觉;有的人想当这样的角色,有的人不由自主

地当了这样的角色。现实中，人不易摆脱某种角色，尤其是摆脱习惯的角色。而当时代前进了，习惯的角色便变为反角色——虽然反角色也是一种角色。

(原载于 2007 年 1 月 9 日《中国矿业报》)



想明白了

延续 50 多年、由政府主持召开的全国煤炭订货会到去年年底终于寿终正寝了。

这一“骡马大会”的终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来自业内内部消息——无所谓好或坏，其实这样的会早已开不下去了。

有人点拨：因为政府已被挤到尴尬的旮旯里，开这样的会，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众所周知，中国规模最大的会之一是煤炭订货会。开会时，会场内外聚集参会者达几万人，某个城市若要“申办”成为主办城市，客房利用率那会直线上升，赚个金币满盆。但煤炭的交易双方却不轻松。订货会实际是吵架会，“拉架”的政府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原因其实也简单：煤炭价格放开后，煤炭企业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定价，而与煤炭行业密切相关的电力价格却一直处于国家管制状态，前者要调价，后者不让调，煤电双方矛盾加剧，甚至公开顶牛。

问题是“拉架者”难了：不让调价，那煤炭价格还是“放开”的吗？让调价，那为什么上游涨了不让我下游涨？

谁都有理，就是政府没理，里外不是人。其实这样的事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因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是价格的市场化——煤少了，见涨；煤多了，见落。市场“无形的手”自会调节，有你政府什么事？

这么说,那把电价放开不就得了?这可不那么简单,政府难也难在这里。所谓“中国特色”的现阶段——电力是国家垄断性行业,电价放开,也就意味着价格唯有电力企业说了算,保护公众的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为政府出谋划策,这么说就对了:路径只有两条,你要保持国家垄断性行业的地位,电价管制;一旦把电力改造成非垄断性行业,电价放开。

庆幸的是现在政府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不做吃力讨好的事呢?如建立现代煤炭市场体系,营造一个及时的信息传导平台,这样与煤电双方都有利。至于电煤的价格让企业自己去协商,买卖双方都比政府聪明。

应该庆贺政府的“想得明白”,应该庆贺政府“吃力讨好”的作为。这个世界每个个体、单位、部门都有它的位置,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才能做出伟大。

(原载于2007年1月11日《中国矿业报》)



童真无忌

邻居家的小虹上小学二年级，学习成绩一直呱呱叫。一次语文考试未得满分，哭丧着脸回家。母亲问：“咋的啦？”小虹说：“我答得明明是对的，老师偏偏判我错。”

原来有道填空题——“天空是()”，小虹填了“灰灰的”，而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蓝蓝的”。

“北京的天就是‘灰灰的’嘛，为啥非填‘蓝蓝的’呀？”小虹不服。

母亲黯然无语。在孩子的眼里，真实胜过圣明，可我们的教育……唉，真是没法说。

其实，北京的天空确实很少有蓝色了。即便电视里播报的是“二级”污染指数，窗外的天色也是灰蒙蒙的。这也难怪，盘点 2006 年各项任务指标，除了 GDP 增长远远超出预定的 7.5%，预计达到 10.5% 外，许多约束性指标被冲得七零八落：首先，单位 GDP 能耗下降 4% 目标失守；其次，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2% 目标泡汤；再次，单位工业用水下降 6% 目标没影……

真邪门！为啥同是“指标”，有的被情有独钟，有的却被抛东甩西？

有人说，还是脑子里的病——“发展观”上长了肿瘤。

国家的“化疗”、“放疗”举措是制定“绿色 GDP”指标。有消息说，国务院在去年下半年已调高了一些“绿色指标”。譬如，将“十一五”末期解决农村饮用洁净水的人数指标从 1 亿调高到 1.6 亿……

希望指标不是“空炮”。退一步说，也得为诸如小虹之类的孩子想想——当北京的天空日日都是碧蓝碧蓝的，她肯定会准确地答